

溫病學新編

南京中醫學院
溫病教研組編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溫病學新編

南京中醫學院 編著
溫病教研組

江蘇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內 容 提 要

本書取材，以清代叶、薛、吳、王四家學說為主，參酌〔內經〕、〔難經〕、〔傷寒論〕及後世各家有關溫病方面的理論，加以分析和綜合，作系統地闡述。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是總論，敘述溫病學說的源流及溫病在臨床診療上的特點；下篇是各論，分述常見各種溫病的原因、症狀、診斷和治法。并精選各家溫病醫案，加以闡釋，附于各論之後，供作臨床實踐的借鏡。

本書是曾經幾次課堂教學試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反復修改而成的，可供中醫進修及西醫學習中醫之用，亦可供臨床醫師的參考。

溫 病 學 新 編

南京中學院
溫病教研組 編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4 1/2 字數118,000

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三月南京第五次印刷

印數 48,001—58,000

寫 在 前 面

溫病是外感病中的一大類，它包括許多種熱性病，春溫、風溫、濕溫、伏暑……等都屬於它的範疇。

祖國醫學把一切熱性病統稱為傷寒，這是廣義的傷寒，也就是泛指一切外感病；另外還有一種狹義的傷寒，是單指感受寒邪而發生的一種熱病，它和溫病都是屬於廣義傷寒的。

後漢張仲景撰述〔傷寒論〕，在〔內經〕理論的指導下，根據一切熱性病的发展規律，創立了一套辨証施治的法則，這是祖國醫學中最早的一部熱性病學。由於後世醫家逐漸感覺到有許多熱性病在发展過程中的一切表徵，有好些地方是出乎〔傷寒論〕所記載的規律範圍之外的，如果完全株守〔傷寒論〕的一套理論和方法來處理一切熱性病，有時候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並且感覺到有許多熱性病的发展，除去各個疾病的特殊性之外，它們之間還有一定的共同性可以成為一個類別，於是在逐漸摸清它們的性質和規律的同時，便在〔傷寒論〕的理論基礎上逐漸產生了一套新興的理論，作為處理這一類熱性病辨証施治的思想指導，以補充〔傷寒論〕的不足。這一類的疾病就是上面所說的溫病，這一套新興的理論便是指導臨床實踐的溫病學說。

溫病學說，歷代諸家都有闡發，而以清代學者的貢獻最大，尤其是葉香岩、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等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著述便成為後世研究溫病學說的主要文獻，也就是本書中心內容取材的主要來源。

溫病是熱性病中最常見的一些疾病，溫病學說是論述對這些疾病辨証施治的法則，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治療乙型腦炎所獲得

的成績，就是运用溫病学說指导临床的。

为了本院教学上帮助同志們进行学习溫病学說，在本院領導上統一布置下，我們編写了本書。編成之后，曾經几次課堂教学試用，并曾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作了几度修改，但难免其中还存在缺点甚至錯誤，希望讀者指正。

南京中医学院溫病教研組

1958年2月

目 录

上篇 总論

第一章	溫病学說发展概况	1
第二章	溫病与溫疫	8
第三章	新感与伏邪	13
第四章	营卫气血与三焦	19
第五章	辨舌、驗齿	29
第六章	辨斑、疹、白痞	33
第七章	溫病治法概要	44

下篇 各論

第一章	春溫	51
第二章	風溫	56
第三章	暑溫	59
第四章	伏暑(附:冬月伏暑)	66
第五章	濕溫	71
第六章	溫瘧和瘧瘧(附:風瘧、暑瘧、濕瘧、疫瘧、癘瘧)	78
第七章	濕熱痢(附:疫痢)	85
第八章	秋燥	88
第九章	冬溫(附:爛喉痧)	93
附一:	医案	97
1.	春溫病案	97
2.	風溫病案	99
3.	暑溫病案	100

4. 伏暑病案	104
5. 湿温病案	109
6. 温痞和瘴瘧病案	112
7. 痢疾病案	114
8. 秋燥病案	119
9. 冬温病案	123
附二：成方	126

上篇 总論

第一章 溫病学說发展概况

在开始研究溫病学說的时候，我們先把这門学說的发展过程講述一下。

〔內經〕生气通天論說：“冬伤于寒，春必病溫。”热論篇說：“凡病伤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后夏至日為病暑。”又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這是溫病名稱的最早記載，也是后世用溫病區別傷寒的最早理論根據。

〔難經〕里說：“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因此后世有廣義傷寒和狹義傷寒之分，溫病是屬於廣義傷寒的一類。

〔史記〕上有金公用“火齊湯”的記載，根據周魁在〔溫症指歸〕中的注釋，認為“火齊湯”就是“三黃湯”。如果這種注釋是正確的，那麼，這是治溫病宜涼不宜溫，主里不主表的最早記錄。

后漢張仲景著〔傷寒論〕，垂示了外感病的診治大法，但在全部〔傷寒論〕中，關於溫病，只有太陽篇中的“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一節，而且這一節經文是有症無方的，這樣就留下了后世研究溫病学說的主題。

晉代王叔和在〔傷寒論〕序例中，把溫病的成因分為兩種，他說：“冬令嚴寒……中而即病者，名為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于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這是一種。他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接下來又說：“若更感異氣而變為他

病，当依照坏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甚，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这又是一种。前者是由冬时感寒，潜伏到春夏而发的；后者是病中更感异气，转变而成的。首先他从感邪后发病的时间上，说明了伤寒和温病的来源，进一步阐明了〔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精神。同时也给后世撒下了新感与伏邪的种子。其次，又把风温、温瘧、温毒等証从脉象上做一些鉴别，惜乎詳于脉而略于症。因此他所說的几种温病，尙有待于后世医家的阐明。

隋代巢源方对于温病的见解，大致与王叔和相同。〔諸病源候論〕中所述温病的成因和〔伤寒論〕序例中的說法并没有什么出入，不过在敘症方面要比〔伤寒論〕序例詳細得多。如“温病一日，大阳受病，諸阳主表；表謂皮肤也，病在皮肤之間，故头項腰脊痛。”又如“温病二日，阳明受病，病在于肌肉，故肉热鼻干不得眠。”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受着〔内經〕热論篇六經分証的綱領所支配的。所以其他如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病，都和热論篇的精神大致相仿。此外，在温病不相易染候中，已經明确地說明“温病可以傳染于人”；这种见解比王叔和又进了一步。不过〔諸病源候論〕这部著述还是純粹理論性的作品，到唐代，王焘才采摭了他的理論，在〔外台秘要〕中补充了一些方剂。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把温病附于伤寒門內，並沒有另行分类。但在温病条下，注有阴毒或阳毒等名称，类似后世温病发斑的記載。同时，在成方上也比〔外台秘要〕充實了不少。如萎蕤湯之类，对后世温病学上育阴清热一类方剂的发展，确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宋代朱肱对温病的認識，有些偏重气候方面，在〔类証活人書〕中說：“……寒毒藏于肌肤之間，……因春温气而变，名曰温病；因夏热气而变，名曰热病。温热二名，直以热之多少为义。……”他这样以热势的輕重，把温病分成了兩大类型，好給处方用藥时作为依据。所以他又說：“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証可加黃芩半兩；夏至

后桂枝証可加知母一兩、石膏二兩，或加升麻半兩。若病人素虛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減也。”这一段記載，便很明顯地流露了他这个意图。同时也可从他这部書的自序里了解到溫病學說进展到这个时候，已經达到一定的程度，他說：“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証，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寒証，則召某人，以某人善治陰病，往往隨手全活。”可見當時的醫家，在傷寒和溫熱的派系上已經有了一個顯著的界限，並且也是一般人士所習知的了。

金元時代，劉河間認為“傷寒六經傳變皆是熱証。”所以自製“雙解”、“涼膈”、“天水”、“防風通聖”等解表邪清里熱的方劑來適應臨床的需要。我們知道，〔傷寒論〕中雖然也有葛根芩連和大柴胡等表里雙解的方劑，但由於某些傷寒家對於先表後里的法則拘執得過分謹嚴，特別是株守着麻桂辛溫發汗，而很少配伍石膏、知母等涼淡之品，組成辛涼發汗的處方，這樣的執而不化，不但失却了〔傷寒論〕治熱病的精神，而且還貽誤了病機。劉河間的這個清里熱兼以辛涼解表的新方法，在溫熱病的治療學上已經透露了一線曙光。

明代王安道對溫病的看法與劉河間的基本精神大致相同。不過河間雖主張傷寒中六經傳變皆是熱証，治法以清里重於解表，不主張用熱藥誤人，他還是局限在傷寒範圍之內。王安道則把溫病與傷寒劃清了界限，他說：“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之法可借治溫暑，遂謂其法統為傷寒溫暑設。吁！此非識流而昧源者歟。”這可能是王安道受了劉河間的啟示，更進一步認識到溫病的發病機轉不同於傷寒的緣故。因此他認為溫病與傷寒的不同之處，非但在治法上要有所區別，即使在名稱上也不可彼此相混，他說：“溫病不得混稱傷寒，因伏熱在內，雖見表証，惟以里証為多，法當清里熱為主，佐以清表之法，亦有里熱清而表自解者。”於是溫病這個名稱，在廣義傷寒的領域里儼然另立了門戶。在溫病學說發展的途程中，這是一個最大的轉折點，而其中的關鍵問題，則在於他對溫病發病機轉的闡發，從而肯定了

以“清里热为主”的治疗方针。

明李梴〔医学入门〕说：“温热不恶寒，则病非外来，渴则自里达表，热郁腠理，不得外泄之故，终是里多表少，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肌次之。”这仅仅给刘河间、王安道等人的见解做了注脚，对温病学说，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新发现。在成因方面，依旧还只认识到伏热内发的一种。直到和他同一时代的汪石山，才正式提出了“新感”这个名词，认为温病的酿成，除去伏热内发的以外，还有时行温邪，随感随发的一种。这可能是由于王叔和的所谓“时行之气”和“感而即发”等理论的启发。从此对温病的成因方面，就分出新感温病和伏邪温病两大类了。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新感与伏邪”一篇中详细讨论。

赵养葵也是明代人，他对温病又是一种看法。他说：“治温病者将如何？予有一法，经曰：‘不恶寒而渴者’是也；不恶寒则知其表无寒邪矣，口渴则知其肾水干枯矣。”他认为温病口渴就是肾水干枯的标志。至于为什么肾水这样容易干枯，则他这样说：“盖缘其人素有火者，冬时触冒寒气，虽伤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内，则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发而寒气伏藏于肌肤……。历时既久，火为寒郁于中亦久，将肾水熬煎枯竭……。故发热而渴，非有感冒也。”这是他认为温病所以会肾水枯竭，是由于火为寒郁所致。所以在治疗方面，产生了滋肾水、散郁火的方法。他说：“海藏谓新邪唤出旧邪，非也。若复有所感，表又当恶寒矣。余以六味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木郁，随手而应。”这是他治疗温病的一贯主张。我们认为他的这种见解，在某些情况之下，也有一定的价值。不过把温病的口渴一概断为肾水干枯，而以六味地黄加柴胡为统治之套方，这是以少数的特殊情况来衡量了全面，不足为训的。在温病学说发展的正途上，这是一条歧径。

明朝末年，吴又可著〔温疫论〕，对温病学说起了推进作用。他认为温疫的病原是宇宙间的一种特有物质。他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他名之为“戾气”。这种见解，于六气之外，又提出了非时的戾气，

是病因學說上的一大進步。他又指出傷寒與溫疫的感染途徑和治療方法都不相同。他說：“傷寒之邪，自毛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邪感在經，以經傳經；時疫以邪在內，內瀰于經，經不自傳。傷寒初起，以發表為先；時疫初起，以疏利為主。”這比王安道分別傷寒與溫病的見解更躍進了一步。其他如論述疫邪侵襲的部位方面，認為人體的募原是疫邪潛藏的巢窟，在後面新感與伏邪篇中另行介紹。

清代喻嘉言依據〔內經〕的理論，把溫病分為三例：冬傷于寒為一例，冬不藏精為一例，既傷于寒又不藏精又為一例。并認為第一例是溫病的陽明熱病，由里而外達太陽；第二例是溫病少陰証；第三例是溫病太陽少陰兩感証。其實前兩者是一虛一實，最後一種是虛實兼夾。這種分類方法，後來柳寶詒曾對他作出批評，說：“……如果冬不藏精，別無受寒之事，則其病為純虛，與溫病何涉？蓋喻氏只顧作文之排場，而不自覺其言之不切于病情也。”事實上，純虛無邪，根本不會病溫，這樣的紙上文章，無怪在溫病學上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不過喻嘉言對於溫病也有相當的貢獻，例如他在〔瘟疫論篇〕中發表他對疫症的治法說：“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為上也。邪既入，則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瀰，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這種逐穢的方法對於後世的芳香化濁法給予了启发作用，而疫証分三焦論治的觀念，未嘗不可說是叶天士、吳鞠通創立三焦學說的先河。此外，他對〔內經〕“春傷于風，夏傷于暑，秋傷于濕，冬傷于寒”這一節經文，認為沒有談及燥氣，還不够全面。于是寫了一篇燥氣論，對燥氣的危害發表了他的意見，補充了〔內經〕僅說秋傷于濕，而沒有說到秋傷于燥的缺文。并自訂“清燥救肺湯”為治療燥病的主方，的確發前人所未發，這是他對溫病的貢獻上最有價值的一點。

叶天士對溫病學說更有偉大的貢獻，他在新感溫病方面，用“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個字來說明了他的感邪地點

和發展趨向。他在診斷上引用了“衛氣營血”，把溫病的各種証狀劃成四個類型，作為立法處方的依據，給溫病診斷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其次，他更從總結前代經驗的基礎上，補充了察舌、驗齒、辨癍疹和白痞的方法，給臨床工作充實了許多寶貴的參考資料，都是人所公認的事實。關於這些，後面都有專篇討論，在此不詳述。

吳鞠通師承了叶天士的理論，上溯劉、王、喻、吳諸名賢而及于〔傷寒〕、〔內〕、〔難〕諸經，把諸家學說結合自己的實踐而編輯成一部有系統的溫病專書——〔溫病條辨〕。他用三焦來假定把人體劃分為三部，說明溫病發展的三個階段，作為編寫此書的層次，仿照晉〔傷寒論〕的體例，和六經分篇一樣，分成上焦、中焦、下焦三篇，每篇中也以辨証論治的格調寫出了若干條文，加上注解，詳細討論，條理非常清晰，很切合臨床實用，是目前溫病著述中最普及的一種讀物。這部書的內容，取材和編寫等方面，確實有它的特長，尤其三焦學說的創立，更有利于辨証論治。在此書刊行以後，曾有人評為“大江南北，三時感冒，取則有凭焉”，可見當時推崇的一斑。關於三焦學說，我們將在後面作專題討論，這裡暫且不談。

王孟英是叶、吳兩人之後的繼起者，他看到了叶、吳等人的著作，他對溫病學說研究的方法很客觀，沒有什麼門戶之見，在他所著〔溫熱經緯〕的自序里說：“士雄不揣愚昧，以軒岐之文為經，叶、薛諸家之辨為緯，纂為〔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間附管窺，為加‘雄按’二字以別之”，從這節序文可以看出他對學術的鑽研是非常虛心的。他對溫病學說，雖然沒有什麼突出的發明，但這部〔溫熱經緯〕的內容，淹貫了各家之長，可算是清代溫病學說的總匯。

陸九芝對仲景〔傷寒論〕的研究，有他的獨到之處，可惜他沒有拿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問題，以致對後世發展的溫病學說，產生了門戶之見，近百年來傷寒與溫熱學派之爭，他站在尊經崇古的角度上向溫病學者展開了不可調和的爭論，特別對叶、吳兩人的批評來得更加偏激。例如叶天士在〔臨証指南〕楊姓案記載有“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熱，須究三焦”的說法，陸九芝便據為口實，橫加

指責。他說：“觀‘先分’、‘須究’等字，亦全不成句法。乃因託名大醫，人盡耳食，遂開吳鞠通三焦之弊，置六經于不問。不知〔傷寒論〕六經提綱，本不獨為傷寒設；廢傷寒則六經不傳，廢六經則百病失傳，莫謂叶氏所言無關大局也。”他這樣的評論，第一是從個別字句上找尋人家的瑕疵，第二是堅持六經可以概括百病，不許另辟新的名稱和理論。他對叶天士“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說法，又作出了這樣的批評：“人之病熱，惟胃為甚；胃熱之甚，神為之昏；從來神昏之病，皆屬胃家。”他對溫熱病人的神昏，完全是歸咎于胃熱薰蒸，而否認了邪入心包的一途。他這種說法，意味着凡是陽明實証之方都可以統治神昏之病。那末，有些溫病偏偏不具下証而有神昏的証狀，怎樣治療呢？顯然，這是脫離了客觀存在的事實。雖然他對於陽明成溫化熱的一面有着進一步的研究和心得，但對於溫病發展的一面却少有新的見解。這是陸氏治學富於崇古而缺少新知的一點。

溫病學說，隨着歷史的發展，到了清代的時候，已經走上了光明燦爛的途境，溫病著述猶如雨后春筍爭相挺茁。溫病學說就在這樣百花怒放的趨勢下，逐漸形成了一套辨証論治的理論體系。同時，經方派的崇古思想與新生的溫病學說好象冰炭不相融洽，兩者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是經過激烈的辯論，更加鞏固了溫病學說的基础，促進了溫病學說的发展。

結 語

上面把歷代有關溫病學說的发展情況作了概括的介紹，可以看出這門學說发展的大致过程。

溫病學說，從〔內〕、〔難〕、〔傷寒〕等經典著作的基础上，經過歷代諸名賢的闡發，迄明、清之季已經豐富多采，蔚為大觀。在叶、吳以後，傷寒與溫病兩派的爭論，更是促進溫病學說長成的動力。他們這些見仁見智、各是其是的理論，各有其正確的一面。因此我們必須全部把它們繼承下來，細心地加以分析和探討，不可因為眾說

紛紜，莫衷一是，而任意的專執一家之說以概其餘。

裘吉生在其重刊〔傷暑全書〕的序文里說：“叶天士之溫熱，張鳳達之傷暑，喻嘉言之傷燥，吳又可之溫疫，陳耕道之疫痧，余師愚之疫疹，陳平伯之風溫，薛生白之濕熱等，皆各有一得之處，以能羽翼仲景，即有功于醫學。”

鄧鐵濤說：“若果從發展來看溫病，溫病是從傷寒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可以看成是傷寒的發展。但假如認為既是發展了，便一筆抹煞傷寒，取銷了傷寒寶貴經驗——方與法，是錯誤的。同樣認為溫病派為卑不足道，殺人多于救人，而一筆抹煞了溫病數百年來的治療經驗，也是不對的……。”

裘氏和鄧氏的說法，我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樣才是研究學術的正確態度。寫出這一章溫病學說發展概況的目的，也就是為着幫助讀者樹立這麼一個正確的治學態度。

最後，須要說明，吸收前代各家所長，並不是始終停留在各家的圈子里，而是要從通過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最近運用溫病理論體系治療乙型腦炎的臨床報導足以證明這樣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

復 習 題

1. 根據你自己的看法，略述仲景〔傷寒論〕和後世發展的溫病學說之間的關係。
2. 朱肱作〔活人書〕的時期，溫病學說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舉例說明之。
3. 劉河間、王安道兩人的溫病見解有什么異同之處？
4. 你認為趙養葵的溫病見解如何？
5. 你對於批判叶天士、吳鞠通的那些言論是否同意？為什麼？
6. 王孟英、陸九芝兩人研究溫病，在觀點上有什么不同？

第二章 溫病和溫疫

溫病是許多熱性病的總稱，它的內容就是本書所欲講述的。所謂溫疫，可見其屬性和溫病相同，但从“疫”字的意義來看，据〔素問〕刺法論中說：“五疫之至，害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可見疫是一種傳染病，就是〔說文〕所謂“民皆病也”；于此，我們可以初步認識到溫疫就是一種能傳染而引起大流行的溫病。

在明清的醫學著述中，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認為溫病與溫疫並沒有什麼嚴格的區別，另一種是認為溫病與溫疫根本是兩種疾病。由於後世字形的孳乳，“溫”字和“瘟”字有時互相混淆，於是溫病與溫疫之外，又加上了“瘟疫”這個名稱，更難分辨。

“瘟”字的含義，有着兩種不同的內容。一種是與溫字的意義相同，是熱的意思，不過溫比熱較輕，所以溫病也屬於熱病，吳又可、楊栗山等都持這種見解，後面再作介紹。另一種是與疫字的意義相同，又見〔集韻〕。王叔和傷寒論例中所說：“更遇溫氣，變為溫毒”的溫字即含有疫字的意義。〔千金方〕中所載的許多辟溫氣方，也是很好的佐證。可能後世為着要與溫熱的“溫”字容易區別，才創造了這個“瘟”字。前面所述明清醫家對溫病與溫疫的兩種見解，一種是索性連瘟字與溫字都混為一談，另一種則把瘟病又分為數種。在這兩種不同的見解之中，前者以吳又可為代表人物，他在〔溫疫論〕中說：“〔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後人去‘加’為瘟，即溫也。……乃後人之自為變易者，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為兩病。”他又說：“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為熱病即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闔戶，如徭役之役，眾人均等之謂也，今省去‘加’為疫。”又為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戾，又謂之疫戾。……此外又有風溫、濕溫，即溫病夾外感之兼証，名各不同，究其病則一。”他說明了溫疫就是某些流行性的溫病，也就是古代所說的時行或時氣，至于疫

厉，只是形容它危害的剧烈。后者以陆九芝为代表人物，他在重訂戴北山〔广溫熱論〕序言中說：“吳氏書名溫疫，而不知其所論但為溫疫；戴氏專論溫熱，而不知其書之不可以名瘟疫。”這部書原名〔广瘟疫論〕，一望而知是羽翼吳又可的補充著作。根據陸九芝的意見，這兩部著作雖然都以瘟疫命名，而在內容上，戴北山的著述，實際上已經脫離了〔溫疫論〕的中心，所以干脆地把他的書名改為〔广溫熱論〕，收入他所著的世補齋醫書之中。于此可以看出陸九芝認為溫病與溫疫之間是有界限可分的。而且在“溫”和“瘟”字的意義上，陸九芝也與吳又可有着不同的見解。吳又可認為兩者仅是字形上的變易，意思却是一樣，都是說明這一類的疾病屬於熱性。陸九芝則認為只有溫字是標明性質的，瘟字却是疫字的互詞，所謂“瘟疫”是概言一般危害劇烈的傳染病，它的屬性實則有寒熱之分，吳又可的記述只是其中的一種熱疫，就是所謂溫疫，此外還有一種與它相對的寒疫。其實，陸九芝雖然認為溫病和瘟疫是兩種不同的疾病，而所說的溫疫則與溫病的屬性相同。然而，這仅是溫病與溫疫的類屬問題罷了，至于溫病與溫疫究屬是一是二？那便牽涉到溫病的本質上去了。而本篇的主要目的，它的範疇只是辨析溫病與溫疫的不同之點，所以不再贅述。

吳又可以外，論疫者有喻嘉言、劉松峰、余師愚等，其中以余師愚〔疫病論〕的內容與吳又可〔溫疫論〕的記載在性質上都是屬熱的，而與陸九芝于熱疫之外兼言寒疫者不同。一般說來，吳、余二人的著述可算是論疫的代表作品。如果把他們所記載的疾病本質認清以後，就可以知道他們二人所說的疫病，雖然在性質上都是屬熱，而于辨証論治方面却有不同之處。現在把它們分別探討如下：

明代吳又可，身當崇禎季年，那時的公共衛生還很幼稚，沒有什麼預防設施，在兵凶飢饉的情況下，瘟疫的流行異常劇烈，異常慘重，他根據當時瘟疫的流行情況，總結了治療經驗，寫成〔溫疫論〕一書，對某些急性傳染病的治療法則充實了不少內容，並且指出了溫疫的發病因素是六氣之外的一種戾氣，由人的口鼻侵入而發病的。吳又可的這種見解，出現在顯微鏡尚未發明的明代，我們